

白衣修仙 之 白衣道微，萬修爭渡

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住院醫生

我——蕭凡，寶山派像影門內門弟子，
今日奉本門長老指派前來一年一度的宗門雜役入門測試監考，
站在寶山派主峰的考核台上，山風自北而來，捲動白衣下擺，獵獵作響。
台下數百名凡人子弟，站得筆直，卻無人敢與我對視。
他們不是怕我。
他們怕的是，自己多年苦修，會在今日，被一句「不合格」徹底抹去。
這樣的眼神，我再熟悉不過。
因為很多年前，我也曾站在下面。

那時候，白衣界還未完全崩壞。
凡人若想修仙，需通過朝廷與各大仙門合辦的「登門大試」。數十萬凡人，最終不過取千百人。能進宗門者，無不被視為家族希望、村里榮光。
考進宗門，意味著——苦是一定的，但未來無限可期。
這樣的好日子，直到朝廷推行那場震動整個白衣界的改革。
他們稱之為「全民修仙制」的仁政。
「窮人也要有修仙權」「靈石總額制度」……

朝廷推行「全民修仙制」後，白衣界表面繁榮，實則崩解。

仙門被迫開放，門檻一降再降，靈石補助卻一年比一年少。

修行名額暴增，資源卻被切割得支離破碎。

凡人如潮水般湧入，白衣不再稀缺，修行不再尊貴。

宗門被迫收下更多凡人，卻無力培養。

於是修行被量化、被制度化、被壓榨到極限。

白衣不再代表榮耀，而是一種高消耗的勞役身份。

真正有耐心苦修之人，越來越少。

偏門之道，反倒門庭若市。

白衣界，從精英修行之地，變成了高壓消耗之所。

而宗門之間的差異，也在那之後，被無限放大。

寶山派——正統之道，亦是牢籠

寶山派自稱白衣正宗。

門規森嚴，講究經典、論證、傳承，一切修行都必須留下玉簡記錄。弟子最擅長的不是出手，而是書寫。

他們相信：只要留下足夠多的經文，便能證明自身存在。著作等身後，就算功法不足，也自有大儒為我辯經。

然而，這份尊貴，也伴隨著極端的排他性。

寶山派向來不收外來雜役，不允許境外牛鬼蛇神踏入門牆半步——可謂全白袍界唯一淨土。

但同時，寶山對宗內弟子遠赴其他山門的交流，也持保守態度，這種封閉，使得寶山派的弟子永遠只在自家小圈子裡互相較量，也造就了門內濃厚的精英焦慮。

此外，真正的黑暗，藏在晉升之路。

寶山派不缺天才，缺的是「名額」。內門弟子一生可能只等一次突破機會，於是他們學會了如何在玉簡裡做文章，如何在宗門評鑑時好好展現自我，全力競爭只為了留在總舵，而不是被派往偏遠的風塹會、雲霄會、金蘆鄉……

頂山派——鐵血修行，用命換進境

頂山派的門風只有一句話：「撐得住，就留下。」

修行強度高到近乎殘酷，日夜輪轉，心法不歇。

弟子被視為可替換的消耗品，只求整體戰力最大化。

從頂好山派出來的修士，沒有弱者。

但同時也沒有幾個能撐到最後。

他們的黑暗，不在鬥爭，而在理所當然地犧牲你。

塑山派——資本為王，能者上位

塑山派不談正統，也不談苦修。

他們只看結果。

哪個山門能創造最多價值，哪個修士能最快證明自己，誰就能站上高位。

修行快速，回報豐厚，但一旦失去利用價值，便會被毫不留情地拋棄。

成本山派——人情修行，溫和卻封閉

成本山派講究穩定與情誼。

師兄帶師弟，前輩護後輩，只要撐得久，總有一席之地。但資源有限，山頭文化嚴重，外來者極難真正融入。

那裡不常見明刀明槍，卻最容易被悄悄放棄。

至於我們這些小宗門——像影門、檢驗門、病理門

不被羨慕，也不被看好。

我們修的不是主道，而是輔道；不是殺伐，而是判相。

師父曾說：「你們存在的意義，是在別人做決定之前，先看清真相。」

可在一個只求速度、不問代價的時代，

真相，往往最不值錢。

白衣修行譜——境界既定，道途難回

白衣界的修行，自有一套眾人心照不宣的境界劃分。

這不是寫在門規石碑上的律令，也不是哪一位宗師留下的心法，而是一條由無數人倒下後，自然沉澱出的階序。

凡人未入門前，不過是俗世中掙扎的血肉之軀；

可一旦踏進宗門，穿上白衣，便再也不是「想不想修行」的問題。

而是——你能撐到哪一階，被留在哪一階。

雜役弟子——凡身未褪，先學服從

真正踏入白衣界的第一步，並不是外門，而是雜役。

雜役弟子不被視為修行者，只被視為「尚可使用之人力」。

他們沒有資格談境界，只被要求熟悉規矩。

抄錄經卷、整理藥材、清洗器具、值夜守門。

許多人，便是在這裡，第一次明白：

白衣，不是榮耀，而是枷鎖。

外門弟子——入門修行，責任先行

外門弟子，才算真正「入門」，真正地進入山門，也真正被門派視為自己人。

開始在派中各主峰學習各門派基礎心法，理解修行體系，也第一次被允許靠近真正的醫道核心。

但允許，從來不代表保護。

外門弟子必須在旁觀中學習，在失誤邊緣行走。

不能決定，卻要負責；

不能犯錯，卻隨時可能被推上前線。

這一境界，是被要求成熟，卻不被允許失敗。

所有最瑣碎、最耗時、卻不能出錯的事，都由他們承擔。

他們尚未真正接觸修行，卻必須先學會一件事——

錯，是不能犯的；累，是不值得被提起的。

在這一階段，沒有人問你適不適合。

只看你，會不會乖乖留下來。

很多人，就是在這裡，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條路。

內門弟子——臨生履死，無權無退

成為內門弟子後，便真正站上生死之線。

選擇適合自己的宗門後，便開始在各門主峰上浮萍有根似的定了下來。

第一次直面血肉、痛苦與終結。

第一次知道，修行不是概念，而是每一次來不及的選擇。

可內門弟子，仍然沒有決定權。

他們站在最前線，卻是最後一個被保護的人。

他們承擔後果，卻無法主導因果。

這一境界，心魔最多，退道者也最多。

不是因為不夠強，

而是因為開始明白這條路，可能沒有盡頭。

掌門親傳——煉心之境，未來壓在現在

能成為掌門親傳，代表你被視為「值得培養的未來」。

理論已通，基礎已穩，卻尚未真正獨當一面。

可這一階段，反而最沉重。

因為你被允許出手，卻仍需承擔後果；

被寄予厚望，卻無法拒絕任何任務。

這一關，被稱為——煉心境。

不是磨術，而是磨你是否能在高壓中不崩潰。

掌門——負命在身，因果纏繞

熬過煉心，才能正式成為掌門。

此境名為負命境。

你開始獨立決策，也開始真正背負他人的生死。

你不再只是執行者，而是因果的源頭之一。

但你仍受制於上位者。

每一個決定，都可能成為壓垮自身修行的業力；

每一次失誤，都可能被記錄、被追溯、被標記一生。

門主——問道之境，先問己心

真正的分水嶺，在此之後。

門主，是問道境。

此境不再問你「會不會」，

而是問你——

你要成為怎樣的人？

你要保守，還是冒險？

你要保人，還是保制度？

很多人卡在這一關，一生無法再進。

因為他們發現，往上走，

必須開始承擔「別人的失敗」。

宗主——鎮宗之境，以人為重

宗主，已不再只是修行者。

此境名為鎮宗境。

修行的，不只是醫道，而是資源、權衡與犧牲。

你必須決定誰留下、誰被捨棄。

你不一定親手殺人，

卻要為每一次「不救」負責。

盟主——天道之位，無名無情

最頂端，既是盟主，也是凡間朝廷的一份子。

此境無名。

因為到了那裡，

早已不是修行，

而是成為天道本身的一部分。

他們不談對錯，只看數字；

不問個體，只論整體。

他們的一念，

可救萬人，

亦可讓一個宗門，從歷史中消失。

修行瓶頸

蕭凡深知，修行譜上的每一個節點，

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內外門階段，最大的瓶頸，不在術法，而在心魄耗損。

他們見過太多死亡，卻被告知不能動搖；

承擔太多責任，卻無任何決定權。

門主以上的瓶頸，則是因果反噬。

每一個決定，都是長年累積的業力。一旦出錯，整個修行生涯便會被打上印記。

宗主、盟主的瓶頸，反而最冷靜。

那是孤峰境——站得夠高，卻也再無同道之人。

雜役之爭——修行尚未開始，鬥爭已然白熱

蕭凡看著台下數千預備宗門雜役，感慨萬千，

如今的宗門雜役，早已不再單純。

他們一踏入宗門，便知道一件事：

決定你未來的，不是修為，而是你會被分到哪一門。

體皮宗、心眼宗、健復宗，被視為最有潛力的小宗門。修行快、回報高、轉「易形道」容易，幾乎是所有雜役的目標。

於是內鬥，從第一天便開始。

有人提前結盟，有人私下交換情報，甚至有人暗中抹黑對手。推薦信、評鑑紀錄、實作表現，各種手法都看過。

我曾見過一名雜役，明明天資極佳，卻因拒絕站隊，被連續三次「剛好」排到最差的修行任務。

也見過有面容姣好的女修，修為平平，卻因討好對的師兄，被一路護送進熱門宗門。

他們還沒學會如何救人。

卻已精通，如何踩人。

不少人在這個階段熬個幾年，就選擇轉向幾條偏門之路，其中最有名的就屬面向凡人女流的「易形道」。

這種「以命換形之術」講求立見成效、形即價值、回報在前、因果在後，不講宗門、不談正道，只看靈石與名聲。來得快，走得快，至少不用再熬。

我不怪他們。

因為如今的白衣界，早已不是一個「只要撐下去就會有未來」的地方。

蕭凡散亂的思緒，回到眼前的道場，

考核台上，我看著台下一張張年輕的臉。

他們的眼神裡，沒有光。

只有計算。

我忽然明白，這一代修士，並不是不夠努力。

只是他們出生的時代，已經不允許純粹的修行存在。

我叫蕭凡。

曾經相信，白衣能渡眾生。

如今，只求在這條下沉的修行之路上，
不要忘記自己為何入門。